

第一章

突破思維障礙與邊界，讓自己強大起來

我討厭太聰明的人，他們就好像一台發出巨大雜訊的壓路機，「突突突」地開過來，時常對我進行邪惡地碾軋。他們總想著用一個最直接的問題，把我苦思了幾十年的那點想法，一次性地全盤帶走。

前幾天就碰到了這麼個傢伙。他在我身邊轉呀轉，滿臉不懷好意的樣子，突然問出一句：「你讀了那麼多史書，還寫過幾十本，能不能說一下，哪個歷史故事最重要？」最重要……都蠻重要的……我一邊在心裡罵他，一邊動腦筋想，真有這麼一個歷史記載嗎？短短幾行寥寥數語，就能夠替代一整座圖書館的館藏？還真的有。

西元前二一〇年，秦始皇死了。此人一死，導致了巨大的權力真空。於是各路人馬紛紛出世，衝出來搶地盤。這些英雄各自顯赫一時，第一個布衣稱王的陳勝、楚國名將項梁、項羽，草莽英雄彭越以及六國那些高智商的後裔。這些人，一個比一個厲害。牛人隊伍中，夾雜著一個四十八歲的過氣大叔——沛縣劉邦。

論年齡，劉邦只比秦始皇小三歲。錦衣玉食的秦始皇都老死了，粗茶淡飯的劉邦還能活多久？論背景，起事之人，除奉為英雄的陳勝之外，個個都有非凡的家世，上溯十八代，找不到一個普通人物。唯劉邦的家族無法追溯，一溯全都是老農民。論團隊，各路人馬之中，劉邦的團隊最烏合，最雜亂。他手下的兄弟，有殺豬的、有賣菜的、有提籃子的、有端盤子的……團隊中素質最高的，大概算是個副股長級的調查研究員，連科級都沒排上。但玩到最後，劉邦所率領的烏合戰隊，竟然不可思議地擊敗了楚霸王項羽的明星團隊。那些殺豬的、賣菜的，以及調查研究員、勤雜工等，全都升級為將相家族。是劉邦運氣好嗎？恰好趕上天下的將相之才，全都出現在他的團隊裡？

NO！ 劉邦的團隊幾乎全都是平凡尋常的普通人，跟我們每天在街頭上遇到的叔叔阿姨們，基本上沒區別。這從他們在歷史上的表現，就可以證明。他們只是幸運地遇到了劉邦。古人修史，堅稱劉邦會用人——其實這不完全對！

從史書記載上來看，劉邦不只會用人，而且也會激勵人。他並非電視劇中所說的那種：一個青皮無賴。事實上，他在年輕時，就曾遊歷天下，投奔到戰國年間四大公子之一、楚國春申君的門下，拜師學習。

戰國四大公子與當時的稷下學宮，始終堅信這樣一個理念——哪怕是再普通的人，也有著非凡的一面。普通的人物，只要找到自己非凡的一面，並將其體現出來，就

會立即成為顯赫的明星。相反的話就是，再強大的人，不能夠體現出自己的優勢，始終以自己最軟弱的一面示人，那麼他的表現，連個普通人都不如。

人是可以改變的，可以強大無比，氣勢如虹。也可能是卑微懦弱，愁苦悲涼。這取決於你希望激發出自己的哪一面。

劉邦是一個善於激發者，再普通的人到他手中，稍加點撥，就能呈現出明星效果。劉邦的對手項羽，力拔山兮氣蓋世，卻是個典型的壓制者。多麼了不起的人才，落在他手中，最終都成不了什麼大器。

金庸有部長篇武俠小說《俠客行》。此書描寫一個大字不識的文盲青年，曾被江湖美少女錯當成他的雙胞胎兄弟引起不少誤會。由於武功驚人，同天下武林高手一起被邀請到了一座神奇的俠客島。島上寫滿了武功秘笈，武林高手群聚研究。結果卻是歧路亡羊，每個人的研究成果都不一樣，於是大家熱烈爭論起來。

不識字的文盲青年，沒資格參加學術討論。於是他就在島上瞎溜達，一邊溜達一邊看石壁上的木偶圖像和劍形文字。看來看去，他的大腦順著圖像和文字的結構運行，小說中寫的是體內真氣，順圖像結構流淌。結果，真如兒戲一般，文盲青年竟然獲得了天下無雙的超凡武功。

這個故事告訴我們，武功在字外。這部小說真是太不合理了。集結天下那麼多讀書人，都弄不明白的道理，來個文盲青年，就一下子超越所有人？這實在有點離譜！但金庸先生的所有作品中，《俠客行》是價值最高的。因為它是歷史——佛門禪宗，六祖惠能的歷史。

南北朝年間，達摩老祖來到東土，想要尋找一個心智不受迷惑的人，但都沒有找到。無奈之下，達摩只好於少室山面壁九年，讓自己成為那個不受迷惑的人。此後禪家花開，從達摩老祖第一世起，傳到禪宗五祖弘忍大師。

弘忍是個大謀略家，他精心佈局，廣羅人才，門下優秀弟子極多，以神秀最為知名。有一天，五祖弘忍要求學僧們各寫一份研究報告——禪家稱偈子，這有點像是學術論文答辯，看看哪個學僧程度最高。神秀大筆一揮：身是菩提樹，心如明鏡台。時時勤拂拭，勿使惹塵埃。

此偈一出，同學們讚歎不已。哇，學霸一出手，便知有沒有。學霸一抬腳，居高天下小。這個偈子寫得太棒了，深得老師歡心。沒想到旁邊走出個不識字的勤雜工，名叫惠能。惠能問：「啥事呀，大家這麼熱鬧……咦，這張紙上寫的是啥子？嘿，咱是文盲，不認得字。」

同學們就把神秀的偈子，念給惠能聽。惠能聽完後說：「我的媽呀，咱雖然是個文盲，也能感覺你們這些人，腦子有點不夠用。這個偈子明顯太 Low 了嘛。哪位同學幫忙，替咱也寫一個……」同學幫忙，替惠能寫了一個：菩提本無樹，明鏡亦非台。本來無一物，何處惹塵埃。

僅此一帖，弘忍傳鉢，六祖出世。禪法南下，千古餘香——這個就是禪宗六祖惠能的故事。你看看，金庸先生不過就是把禪學改成了武功，於是就有了《俠客行》。

為什麼一個明星人物，落在項羽手中，就淪為了豬頭？為什麼一個普通人物，落在劉邦手中，頓時聲名顯赫？為什麼一個文盲青年，能擊敗當時學霸，承傳禪宗脈系呢？因為在這兩個現場，比拚的不是知識，而是認知，是智慧。

知識，是拿來外用的，而智慧，卻是真實自我的浮現。最重要的是找到那個最強大的自我，戰勝天性中的恐懼與懦弱。在智慧門前，擁有多個博士文憑的學霸跟大字不識的文盲，其實是一樣的。因為，智慧在很大程度上，就是一種思維認知。哪怕你擁有一千八百個博士文憑，但內心軟弱，自卑膽怯，話不敢大聲說，屁不敢大膽放，見女神也不敢推倒，那麼你照樣一事無成。相反地，哪怕你出身再寒微，資源再匱乏，但你能夠正確認知自我，能夠克制天性中的懶惰、懦弱與恐懼，照樣有一番了不起的作為。

所以秦漢時代，普通人物落在劉邦手中，學會正確認知自我，激發出天性中最強的一面，頓時成為將相之才。同樣是這批人，落在項羽手下，就立即產生認知落差。認為自己不過是凡夫俗子，沒有勇氣也沒有信心，更喪失了學習能力，結果就混成了自己預期中的豬頭。同樣在禪宗五祖弘忍座下的諸學霸們，一如俠客島上的英雄豪傑，整天咬文嚼字辨析語義，只有惠能簡單單純、單刀直入——智慧本在我心。單憑此認知，就天下無敵了。

人生的四個等級

人生而自由，卻無時不在枷鎖之中。對有些人來說，最沉重的心靈枷鎖，莫過於經濟的枷鎖、財富的枷鎖、金錢的枷鎖。人生而平等，但對財富或金錢的不同觀念，卻把人拉開了等級，分開了層次。

春秋末年，越國有智之士范蠡，協助臥薪嚐膽的勾踐滅亡吳國。而後他說，勾踐這個人，不是能與之共用富貴的，於是他泛舟五湖，隱居陶地，經商為生，人稱陶朱公。

陶朱公經商別開生面，與眾不同。大家都是雨天造舟，旱時造車。因為雨季舟船好賣，旱季車輛好銷售。但陶朱公卻是雨天造車，旱時造船，人們都譏笑他不懂市場。但雨說停就停。雨一停，人們出門就立即需要車輛，眾人急忙停止造船，轉過來造車。可是陶朱公已經在雨季時造了許多車輛，雨一停立刻銷售一空。

同樣地，別人都在旱季時忙著造車子，現造現賣，來錢很快，只有陶朱公在造船。可是大雨突如其來，大家再急忙去造船，材料都還沒備齊，陶朱公這邊已經把市場上的錢席捲一空。

看似違背常理，實則快人一步，陶朱公成了暴發戶。他說，我並不需要錢，但卻賺到這麼多錢，這不是我的願望。讓我把這些錢都分給窮人吧。於是陶朱公散盡家財，但由於他經營模式總是搶先一步，沒多久再次暴富。

陶朱公第二次散盡家財，但又一次迅速暴富。無奈之下，他只好接受了富翁的宿命。像陶朱公這樣，有一個善於經營的頭腦，能夠駕馭財富，獲得優越的人生，是最上等的。

陶朱公生了三個兒子，小兒子生長在富貴之中，自幼衣來伸手，飯來張口。長大後優遊度日，花錢如流水，動輒一擲千金。兩個哥哥斥責他不務正業，淪落為花花公子。他回答說：「你們說的不對，錢是用來幹什麼的？是用來解決人生問題的。我比你兩個高明的是，我錢花掉了，問題也解決了。而你們往往是錢花了，但問題還在，甚至更嚴重了。」陶朱公評價說，知道用錢解決人生問題，並能夠做到，你這個算是第二等人生。

陶朱公的二兒子，遊歷各地，遇到有人蔑視他。他一氣之下，拔劍殺死了對方，結果被捕入獄，判為死刑。陶朱公說，人們之所以需要錢，是因為錢能解決許多麻煩。可是他惹出來的問題，就連錢都解決不了。他這算是第三等人生。

陶朱公打算派小兒子，去楚國營救二兒子。大兒子聽說了，說：「我是家裡的大哥，二弟出了事，正是我去營救他的時候。三弟他衣來伸手飯來張口，就是個好吃懶做的紈袴子弟。請你收回成命，派我去吧。」

「如果派你去，你二弟必死無疑。」陶朱公說。

大兒子憤怒地說：「如果父親不派我去，我立即在你面前自殺。」

「你一定要去，我也無法阻止。但你千萬要聽我的吩咐。你帶三千金，到了楚國後找我的朋友莊生，請他出面營救。無論他怎麼吩咐你，你一定要聽他的話。」陶朱

公無奈地說。

「父親放心，我會遵照您的吩咐的。」大兒子道。

大兒子到了楚國，找到莊生，發現莊生家裡一貧如洗，頓時失望到了無以復加。但還是硬起頭皮，按父親的吩咐，取出三千金，把父親的委託告訴莊生。

莊生說：「好，錢放這兒吧，你現在馬上回楚國，不可片刻停留。」

大兒子疑心莊生根本沒有辦事能力，想吞掉那三千金。於是他留下來，繼續找門路營救二弟。可是他不知道，莊生雖然貧寒，卻是楚王最信任的智謀之士。他收下三千金後，就入宮對楚王說：「大王，我夜觀天象，主國內必有大災。除非大赦獄中死囚，否則難免大禍。」

「好，那就宣佈大赦死囚吧。」楚王說。

陶朱公的二兒子，就這樣逃脫了死劫。

聽說楚王大赦死囚之事，大兒子氣惱地一拍大腿：「哎呀，我二弟天生好運氣，遇到大赦，根本就沒事。只可惜了那三千金了。莊生這個窮鬼，他憑什麼輕鬆騙走我的三千金？當我是傻子嗎？不行，我得把錢要回來。」

於是大兒子去找莊生說：「我二弟福大命大，命不該絕。楚王大赦死囚，他已經沒事了。上次放在先生這裡的三千金，請先生還給我。」

莊生大怒，把三千金還給陶朱公大兒子後，就立即進宮，對楚王說：「大王為蒼生著想，大赦天下，這是大善。可是有個叫陶朱公的，他二兒子殺了人，關在牢中。現在市井紛紛傳言，說大王之所以赦免死囚，是陶朱公派人營救兒子的結果。」

楚王聽了，笑道：「這事好辦。我們不妨先殺了陶朱公的兒子，再行大赦天下，謠言自然就止住了。」

莊生曰：「大王此舉，善之善者也。」

大兒子帶著二弟的屍體，垂頭喪氣地回家了。全家人慟哭出迎，只有陶朱公笑著迎出來，說：「如果派你三弟去，就不會是這樣悲慘的結果了。因為他不是像你這種，為了錢而惹出問題來的人。」

為了錢而惹出人生問題，這個叫蠢，是最末等的人生。

不是一家人，卻進一扇門。陶朱公一家朝夕相處，卻各有自己的人生財富觀念。四類不同財富觀念的人，現實生活中呈正態分佈，我們都曾遇到過。

第一類，善於駕馭財富的人，這類人擁有清楚的思維與睿智的頭腦。他們洞察人世真相，行事依循規律。哪怕他們出身貧寒，也會逐步穩進，掌握財富。相反，不屬於這類的人，縱然是撈得盆滿鉢滿，但最終，也會回歸他們原來的位。所以你會看到有人於貧寒起家，有人從高處跌落。外界的環境固然是不可忽視的力量，但自己本身的思維更為重要。

第二類，知道錢是用來解決人生問題的，砸錢不會手軟。這類人其實比例也不大，有些市儈的暴發戶，自以為財大氣粗，動不動就用錢砸死這個砸死那個，但這類人並不具有區分哪些事情是可以錢來解決的，哪些不可以的能力。所以這類人本質來說，其實是第三類。

第三類，是惹出錢也無法解決人生問題的人。這類人往往意識不到，經濟生活並非人類生活的全部，除此之外還有情感生活，在這個範疇內經濟規律是非常模糊的，為了愛的人，人類會做出非常不經濟的選擇，在這裡經濟規律不是減弱，就是完全被抵消。意識不到這個問題的人，就會犯下連錢也解決不了的麻煩。這類麻煩，是許多人面對的真正麻煩。

第四類人，是媒體社會新聞的寵物，有了他們才有了新聞。因為他們會把金錢看得比任何東西都重要，為了錢不擇手段。這類人輕者鬧得沸沸揚揚眾叛親離，重者進了監獄吃牢飯。就比如我有個朋友是警察，跟我說起過這麼一件事：有個人去菜市場買菜，因為兩毛錢，與賣菜老闆起爭執，爭執到最後雙方動刀，結果一個輕傷一個重傷，人活到這份兒上，豈不是昏了頭？

現代人說財商，說理財，無非是在對待金錢的態度上，平等的人生，被拉開不同的等級。我們對財富需要有清醒的認知：錢，是用來解決問題的。人生在世，要學會避免那些錢不能解決的問題。絕不可以因為錢生出問題，牢記這個原則，你才有可能獲得經濟與心靈上的雙重自由。